复兴小镇

肖复兴

是好多年前的夏天在贵州的一段经历。

大雨闹的，前面塌方，路中断了，车子只好停了下来。是一个小镇的路口，要从这里穿过12公里的乡间小路，才能上到通往遵义的公路。小路很窄，车辆只能单行，每隔半个多小时，这边才能放行。只好下车，先买个西瓜解解渴了。

这里叫做复兴小镇，和我一个名字，一下子感了兴趣。是个自明朝就有的古镇，如今自然看不出一点明朝的样子了。小镇只有一条街，是到遵义的必经之路，街两旁都是二层小楼，大都是铺面房，卖一些吃的和烟酒之类的东西，赚过往客人的钱。房子后面就是农田了，刻着“复兴镇”的蓝牌子，就贴在路口一幢房子的山墙上，既指着农田，也指着街面，一镇两制，亦农亦商。

大家坐在一家店铺前的凳子上，耐心等待放行。街对面有卖西瓜的，我和一个同伴跑过去，买了西瓜抱回来，才看见这里的冰柜旁边也堆着西瓜在卖，刚才没有看见。心里想，跑到别人那里买西瓜，到这边来吃，人家能高兴？谁想到，一个模样俊俏的姑娘已经跑进屋，拿出一把菜刀和一块菜板，放在门口的椅子上，笑着让我们切西瓜。以为小镇的民风就是淳朴，一问才知道，街对面卖西瓜的是这位姑娘的姨妈。自明朝就有的镇，代代相传，住在这里的人，早都是亲连着亲，打断了骨头连着筋。

西瓜切开，一个光着小脚丫的小女孩跑了过来，也就两三岁，盯着汁水四溢的西瓜。我递给她一块，她不敢接，回过头望着那位姑娘，直到姑娘发了话：“吃一块吧，谢谢叔叔！”她才高高兴兴地接过西瓜来。开始以为姑娘是小女孩的姐姐，却原来小女孩是姑娘的女儿，禁不住问：“你才多大呀？”她笑着脸红了，不答话。一个西瓜吃完了，聊天聊得也熟了些，知道了她在镇子的初中读完书，没有多久就嫁了人。“当时我读书成绩不好，考不上高中或中专的。”她眨着大眼睛说得很实在。

丈夫是司机，在外面跑运输，她守在家里，每天边照顾孩子，边围着门前的冰柜卖冰糕、西瓜。镇上的小孩多，过往的客人多，生意自然可以。现在路一塌方，截在这里的车更多，一天能赚二三十块钱甚至更多。小两口眼前的日子挺火红，便也就不像我们瞻前顾后地考虑，孩子很可能走她自己的老路，读不好书，初中毕业就匆匆嫁人，一辈子被拴在这个小镇上。

我问她最远去过哪里？她说重庆。这里离重庆比贵阳要近，作为一个贵州人，她没去过自己的省城。我问她：“让你丈夫开车拉着你，不就能去贵阳了？”她说等以后吧，等孩子大些懂事了，带着孩子一起到贵阳去转转。然后，她问我贵阳和重庆哪个更大？

我们在她的冰柜旁又买了一个西瓜，切开来，又递给她的女儿一牙瓜，也递给她一牙瓜。她摇摇头，问我们：“你们是从北京来的吗？”我以为她要说等以后带孩子再到北京去转转。可是，她没有说，一直到路口的栅栏打开了，旗子摇了起来，放行了，我们都钻进车里，她也没有说。她只是向我们招着手。车子很快就颠簸在乡间小路的暴土扬尘中，复兴小镇消失在了身后。

落地窗

宋仕敏

仿佛用太阳的光芒量身定制，从天际直立向地面，房间仿佛长高了一截。

那些不均等的窗棂格子分割着蓝天，每个格子都有一个贪婪的梦，总想多揽住一块云彩。

经历岁月沧桑，静观世间冷暖，留下灿烂的笑纹，也留下浅浅的泪痕，它接纳四季轮回的景致，却只把春天留在房间，对光明的执着，早已渗透在骨子里。

当夜幕悄悄垂落的时候，那薄薄的玻璃，也毅然要把黑夜挡在外面。窗前，光影交错间，藏着说不尽的故事。

●百草园 懒

于昌伟

“懒”，一个字足以毁了你，无论你拥有多大的梦想、多好的天赋。

相 亲

石绍辉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在偏远的农村，相亲是老家青年男女缔结婚姻的主要方式。二大妈是我们当地有名的媒人，她为人正直，搭着工夫，搭着人情，还搭着自家的“大铁驴”。那时候我还小，经常悄悄“监视”二大妈，只要得到村里有人相亲的消息，便牢牢记在心里。小孩子家不图别的，就为看个热闹，讨几块喜糖吃。

本村、周边邻村，谁家的大小子、大姑娘到了该说亲的年纪，二大妈的“情报”都极其准确。有谁求上门来，二大妈稍一琢磨，根据青年人的自身条件和家庭情况，就能匹配出合适的人选。之后按照我们那儿的习俗，就开启了整套相亲流程。二大妈先两头跑，把两边的情况都给对方说透亮。等双方都有了初步意愿，就张罗着让男女青年正式接触。

老家相亲最少有两个环节：“相人”与“相家”。“相人”，就是让男女双方在一个特定的场合接触一下，彼此相看，留下初步印象。要是两边都觉得印象不错，这门亲事就有了成功的可能性。

过一段时间，二大妈就开始安排“相家”了。所谓“相家”，一般都是女方去男方家，两边都会有各自的亲友代表到场。尤其是女方，亲友团阵容强大，挑点小毛病、找点“破绽”，都在常理之中。男方家人则小心翼翼地沏茶倒水，点烟剥糖。这一天，男方家总要收拾得格外体面。相亲时借东西充门面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不算新鲜事。我记得三哥相亲时，家里借过暖壶、茶具、盘子、自行车。当然，两边心里都透亮，相家主要看的还是人，捎带瞧瞧家庭状况。经过这一回合，要是双方都没意见，这门亲事就算初步定下来了。之后两个年轻人借赶集或进城的机会，就可以进一步接触，买东西，聊聊天，慢慢加深了解。

再接下来，就是吃订婚饭了，老家叫“吃盒子”，取“和和美美”之意。双方都请上至亲好友，在男方家摆上几桌，招待女方来的客人。男方家要准备一定数量的订婚礼物，普通家庭都是“四色礼”，像红背包、红衣箱、新衣服、鞋袜等等，具体内容根据家庭状况来定。但66元、88元或110元的定亲礼必不可少，这些数字分别寓意着“四平八稳”“六六大顺”“百分之一百一的满意”。有的家庭还要吃“回盒儿”，就是男方到女方家里，热热闹闹吃顿饭。到这一步，这门亲事就算定了，要是顺利的话，一两年内就要办婚礼了。

我相亲时，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了，人们禁锢多年的思想开始解冻。虽然自由恋爱谈成的仍不多，但一股新的婚恋观念已经浸润了年轻人的心田。年轻人开始讲究志趣相投、有共同语言，最看重的还是人品。相亲也简单了许多：媒人给约好时间、找个合适的地点，两个人一见面，媒人就识趣地躲得远远的，静等几天后两边的回话。

到了如今，媒人只需要搭句话，双方加个微信，剩下的一切就都顺其自然了。

星期文库

“草木中国”系列之五

菊：开到秋天的倔强

梁 凌

秋风起，别的花都败了，偏偏菊花开始精神。菊跟别的花不一样。牡丹爱热闹，一开就是一片；荷花要气势，铺满塘。菊偏挑在九月，天凉了，露重了，别的花躲起来，它反而开得理直气壮。陶渊明那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把菊的脾气说透了——不跟你争，我自己找个篱笆边待着，清清静静。

陶渊明之前，菊还没有名扬天下。屈原《离骚》里写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，菊还是作为香草之一出现，地位不算特殊。是陶渊明一手把菊捧成了隐逸的代名词。他辞官归隐，种菊、采菊、赏菊，乃至吃菊——菊成了他人格的延伸。宋代周敦颐在《爱莲说》里也有总结：“予谓菊，花之隐逸者也。”

陶渊明之后，菊的文化意象才定了调：不与世俗同流，不趋炎附势，守着自己的节令，开自己的花。唐代诗人元稹的《菊花》里写道：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话里带着点骄傲——嫌我开得晚？我开完，花季就结束了。这种孤傲，不是梅那种冷冽的孤傲，而是一种坦然的、带着阅历的孤傲。

菊还有另一层意思：长寿。因为开在九月，“九”在《周易》中为阳数之极，九月九日“重阳节”喝菊花酒、佩茱萸、登高，为的是避灾祈福。《西京杂记》里记载，汉代宫里饮菊花酒，“令人长寿”。菊花泡茶，清肝明目，这是中医的说法。我小时候，见村里有老人每年秋天晒菊花，铺在竹匾上，黄灿灿一片，他说泡水喝能活到九十岁。他后来的确活到了九十七，不知是不是菊花的功劳。

菊花的品种多得吓人，从单瓣的野菊到千瓣的大菊，颜色也全，黄的、白的、紫的、红的。但中国人最喜欢的，还是黄菊。黄是土地的颜色，是中正的颜色。白居易写“满园花菊郁金黄”，说的就是那种不张扬的富贵气。白菊呢，大多用来祭奠，清冷些。但不管是黄是白，菊总给人一种“晚”的感觉——晚开、晚成、晚节。它不是少年意气，是老而弥坚。

我生在秋天，但小时候不爱菊，觉得它老气。后来年岁渐长，才慢慢咂出滋味。年轻时争的是一时的热闹，年长后才懂得，能开到最后才是本事。菊不跟人抢，但它也不让。你开你的春夏，我开我的秋天，谁也碍不着谁。

城里的公园每年有菊展，摆成千百盆，扎成各种造型，热闹是热闹，但总觉得少了菊该有的那份孤清。菊不应该是被人摆布的，它就该在篱笆边、在墙角下，自个儿开着，等人路过时随便看一眼。不看也没关系，它照样开到霜降。

都说春华秋实，菊是秋华，不求实。它开花不为结果，就是告诉你：秋天还没完呢，别急着收衣服。